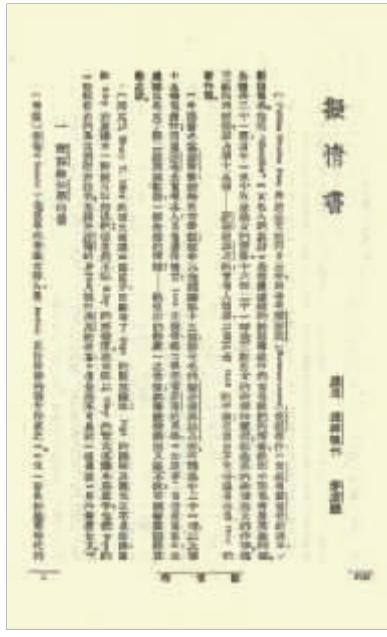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拟情书》第一篇,珀涅罗珀写信给丈夫奥德修斯,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(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藏手稿本,约15世纪)



茅盾翻译的《拟情书》,收入郑振铎主编的《世界文库》第7册(1935)

◀ (上接6版)

同的手稿流传过程,学者们对这二十一封信的真伪和写作时间,也有颇多争论。故此,保守持重的观点认为,只有涉及这些人物的几篇,才算确凿无疑出自奥维德之手,其余皆有伪作的可能。但当代多数学者则认为这种观点太过谨慎拘泥,仿佛奥维德本人不会有所选择地谈论自己的作品,或是在此之后再添新作。故此,学界多数观点认为,至少单篇书信前十四封都是奥维德所作。

长久以来,《拟情书》被认为过于哀怨,单调重复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,从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学者开始,学界推进了对《拟情书》的研究,也重新评价了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。那么这部作品到底是不是一部乏味的怨妇诗集?奥维德会不会重复了以往关于这些人物的作品?我们在阅读中会获得怎样的愉悦?要试着回答这些问题,我们先要对《拟情书》的文体略作了解。

奥维德在《爱的艺术》中提到,自己(再)创造了一个不为他人所知的、新的文体。就《拟情书》来说,在此之前,希腊和拉丁文学中并没有类似以哀歌双行体和书信形式写就的作品。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普洛佩提乌斯(Propertius)《哀歌集》4.3,这也是虚拟的书信,以一位妻子的口吻,写给征战在外的丈夫。然而,这首诗与《拟情书》创作时间的先后仍有争议;更重要的是,奥维德的女主人公,大多是虚构的神话人物。关于《拟情书》的文学形式,有两方面特别值得注意。一方面,诗集主要是从女性人物的口吻来倾诉无望的爱情,而传统的拉丁文哀歌,总是由男性诗人,来抱怨自

己所爱女子变化无常甚至移情别恋。故此,尽管是虚拟的书简,它们仍构建了女主人公个人的、甚至私密的角度。在重新叙述人们熟知的传统故事时,这些书信往往会有不同以往的重点、鲜为人知的细节,它们似乎在暗示读者另一种不同于“权威”文本的可能性,从而给读者带来意外的感受。另一方面,虽然《拟情书》采用了书信的形式,但很多时候,我们怀疑这些信是否能被送出,顺利到达收信人手中。在第十封阿里阿德涅致忒修斯那种最极端的例子中,读者更要好奇被弃荒岛的女主人公写信的物质可能性。还有很多时候,这些信很可能被第三者读到,甚至第三者比收信人更能先睹为快;而女主人公似乎也预见到这种可能,并在字里行间留下写给第三者的信息(例如第十一封卡娜凯的信)。正因为这些原因,我们很难用特别现实的态度来看待《拟情书》的体裁;与其说它们是有实用意义、在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传递信息的书信,不如说它们更像悲剧中被延长了的人物独白,更多是刻画了写信人此时的心理状态。

在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之下,《拟情书》其实是在一个深厚的文学传统中进行创作。书信集中的女主人公,除了第十五封信的萨福,都是著名的神话人物,她们的故事,在荷马以降的各种文学作品中,也早已被刻画、甚至反复刻画过。奥维德在《拟情书》中,并不回避人们熟知的神话传统,遵循了世人熟知的人物命运走向和结局,同时,他还反复“用典”,或明或暗地指向关于这个人物的其他文本。奥维德的语言艺术相当高明,常常在遣词用句中

引用、借用或化用先前文本中的词句和场景,这些妙处往往在翻译中很难传达。在故事情节方面,《拟情书》也常常呼应或指向其他作品。值得注意的是,虽然奥维德常常唤起读者对更早文本的回忆,他笔下的故事却未必发生在先前文本所叙述的故事之后。正如学者巴尔基耶西所指出的,一个文本指向更早文本,可以像《埃涅阿斯纪》卷一那样:主人公埃涅阿斯看到迦太基壁画中的特洛伊战争场景,此刻,诗人、读者和故事中的人物处在同样的位置,他们共同回忆起之前发生、被其他作品描述过的事件,也清楚他们将一起进入将要发生、未曾被描述过的事件。然而,《拟情书》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方式,即“未来投射”(future reflexive):后来的作品指向更早作品,从而令人意识到将要发生、但尚未发生在人物身上的事情。也就是说,这种情况下,人物、读者和诗人并不处在同样的位置:人物还不曾经历未来的某个事件,但读者已从某个更早的作品中读到了,而诗人则戛然而止,令读者独自品味其中的意味。故此,《拟情书》中的故事,固然能让初次接触古希腊罗马文学的读者觉得有趣;但对深谙神话传统、熟悉以往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,阅读《拟情书》的过程更像是温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史的过程,而在温习之中,常常见到奥维德对先前文本狡黠而隐晦的评论,这会带来更大的,或者说,不同的,阅读的快乐。

此外,《拟情书》中的书信之间,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文。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,《拟情书》中的女性人物们,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群体,她们仿佛可以互相读到彼此的书信,并彼

此模仿、竞争、呼应。这在我们将要析读的第六封和第十二封信中,表现得最为明显。在十五封单篇书信中,第六封是莱姆诺斯岛(Lemnos)的女王许普西珀勒的信,第十二封是科尔奇斯(Colchis)公主美狄亚所写;两封信所涉及的时间、地点各不相同,但都写给希腊英雄伊阿宋,这在整部《拟情书》中是很特别的。有些学者曾争论第十二封信的真伪问题,但这里仅讨论作品本身的艺术性,试通过对这两封信的讨论,展现《拟情书》带来的阅读体验。

第六封信: 蛮族女子的流放

“听说,你已乘船归来,踏上塞萨利的海岸/金羊毛令你富甲一方。”(*Litora Thessaliae reduci tetigisse carina / diceris auratae vellere dives ovis.*)书信的头两行,就写出了许普西珀勒的失落。跟《拟情书》中的很多女子一样,她一直在期盼爱人平安返还;不幸的是,她并不是终于等来丈夫的珀涅罗珀,而只是另一个奥德修斯的卡吕普索。许普西珀勒在伊阿宋的故事中戏份并不多:她与金羊毛毫无瓜葛;在很多文学作品中,她与伊阿宋的关系非常短暂,在后者离开莱姆诺斯岛之后就结束了。然而,在这封信中,伊阿宋在岛上生活了两年,

两人正式成婚,而且在分别时,伊阿宋也表达了返回的愿望。奥维德塑造的许普西珀勒无法忘记伊阿宋,无法原谅他既不在返航时造访,也不肯寄书一封。更糟糕的是,伊阿宋还带回一个新的妻子,一个远方的“蛮族”女子——这正是许普西珀勒第一次提起美狄亚的称呼(*barbara... venefica*)。

作为一个小岛的女王,许普西珀勒一直担心伊阿宋会娶一个希腊本土的公主,却又深深鄙视来自克尔克斯的美狄亚,称她是“蛮族的情妇”。于是,许普西珀勒根据自己听说的故事,大力谴责美狄亚行为不端。阿波罗多洛斯的史诗中,大力渲染了美狄亚决定帮助伊阿宋之前,在自己房间中激烈的思想斗争,对廉耻的顾虑;而许普西珀勒的信中则完全没有任何对美狄亚纯洁羞涩形象的描述,而是斥责她是“行苟且之事的少女”(adultera virgo),与伊阿宋私定终身。此外,许普西珀勒大力渲染了美狄亚的巫术。在她的描绘里,美狄亚影响日月的行迹,阻止水流,移动树木和岩石,行走于坟墓之间;而这些都认为不是有身份的女子应处的空间。许普西珀勒强调,美狄亚是靠巫术咒语赢得了伊阿宋的爱,而不是靠美德和美貌;她驯服凶猛的巨龙,也用同样的法术让伊阿宋顺从。此外,美狄亚还违反了男性和女性、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界限,因为她竟然进入男性的领域,

(下转8版) ➔



法国画家夏尔-安托万·夸佩尔(Charles Antoine Coypel)作粉彩画《美狄亚》(约1715年,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)。法力无边的女巫美狄亚为她的心上人伊阿宋王子寻得金羊毛,并成为他的妻子。此后美狄亚杀死了追赶她的弟弟,以及篡夺王位的伊阿宋叔叔。但伊阿宋后来移情别恋。美狄亚在盛怒之下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,同时毒杀伊阿宋的新欢。